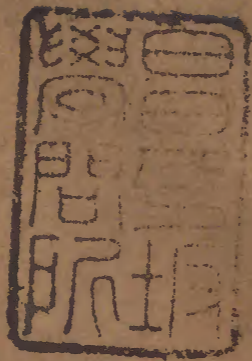


讀史快編

四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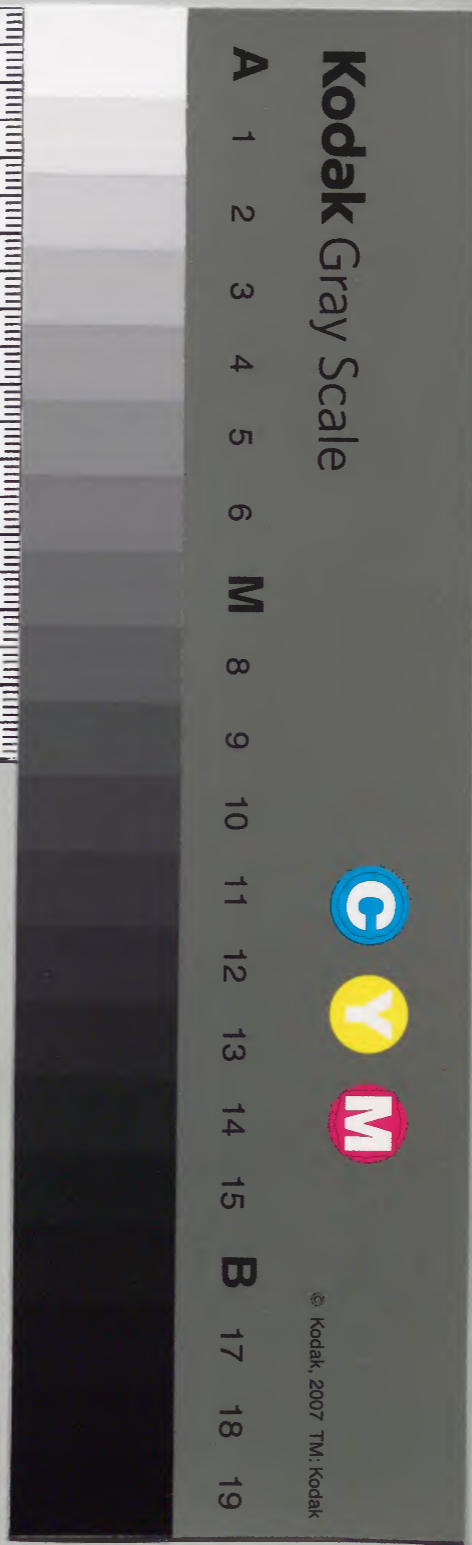
十六



漢書門			
二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漢
九	三	三	書
函	二	二	
一	一	〇	類
八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0
冊數	21	( 16 )
函號	290	133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四

淺草文庫

讀唐書

宋雍丘宋祁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文藝

崔信明

信明生以五月五日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

史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

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類微位不顯及長

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

鄭世翼者亦驚倨怵輕恠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

讀史快編

卷四十四

詩史校編 卷四十四  
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示  
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張昌齡

昌齡以文自名應進士舉爲考功王師旦所黜太宗  
問其故師旦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  
器也取之則後生慕効恐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  
末昌齡獻翠微宮頌帝召見謂曰昔禰衡潘岳傲物  
矜已不得歿卿才不減二人宜監前轍以副朕求卒  
官修文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杜審言

子并附

審言字必簡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審言集判出  
謂人曰味道必歿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歿  
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  
羲之北面已病甚宋之問等來候答曰甚爲造化小  
兒所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歿固大慰恨  
不見替人耳初審言嘗被廢周季重實構之審言子  
并時年十三襲刀刺季重於坐季重將歿曰審言有  
孝子吾不知郭若訥誤我若訥與季重同構之故云

杜甫

甫字子美負才放曠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與李白

齊名時稱李杜玄宗朝戲賦三篇帝奇之拜胄曹參軍因數上言高自稱許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羸服走三川往依嚴武武以世舊頗見親待而甫褊躁誕傲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幾殺之左右白其母奔救得免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大水驟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甫所上言其畧曰自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睿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歿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塗泥之久辱則臣所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云云嘗從李白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時人莫之測其詩傷時感憤情不忘君云

王勃

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思古漢書注作指瑕以摘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是時諸王鬪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見怒曰夫夫且交構因斥出府旣廢客劔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

閣宿命其壻某作閣序將以誇客因卽席出紙筆徧請客莫敢承至勃亢然不辭都督怒起更丞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懽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一字故時謂勃爲腹藁勃父坐勃徙交阯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悸而卒時年二十九

勃兄劇弟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集始悟其缺宰相失色勸乃召五吏人執一筆分占之其詞粲然俄頃奏朝士驚服尋進天官侍郎先是裴行儉典銓見勸與蘇味道曰二子皆銓衡器至是果如言

助與弟勸並以文名世勸最少父福時嘗詫之韓思彥思彥戲曰昔武子有馬癖若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其多耶助因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真可誇也初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爲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知文者以爲然

### 盧照鄰

照鄰嘗爲新都尉以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幾有起色會父沒號嘔而丹出病乃甚客龍

詩史紀綱 卷四十四  
門山恒寒餒范履冰韋方質等時時供其衣藥已足  
孿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繞  
其舍復預爲墓時時偃臥其中自言高宗時尚吏而  
已獨儒武后時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高山屢聘賢  
士而已已廢因著五悲文以志感病旣瘳乃與親知  
訣自沈潁水同調憐之

駱賓王

賓王七歲能文武后時數上疏言事除臨海丞鞅鞅  
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傳檄天下斥武后罪狀  
文出賓王手后讀之但嘻笑至一拯之土未乾六尺  
之狐安在矍然曰誰爲此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  
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詔求其  
文得數百首

崔融嘗評勃等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  
鄰可以企之張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  
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  
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  
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絕嶺孤峯壁立  
萬仞濃雲鬱興震雷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然不可

類之風雅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素練輕縑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盃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

論云

胡楚賓

楚賓工屬文必酒酣然後下筆高宗每命爲文則飲以金銀盃斟文成輒賜焉居恒沈飲無畱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率以爲恒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伺其醉餽之亦熟視不答在武后時號北門學士與元萬頃范履冰等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等凡九十餘篇

李適

適字子至武后時與修三教珠英進學士適嘗夢與人論太衍數寤而曰吾數盡此乎因敕其子曰霸陵原西眺京師吾樂焉可營墓樹之十松未病時輒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士高其達卒年四十九

中宗景龍初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天子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

言史中紀  
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屬和一時競豔之然皆狎猥佻佞無君臣體

宋之問

之博之  
孫附

之問字延清偉貌雄辯武后時累官內供奉后遊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時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俄之問獻后覽之賞甚更奪袍以賜張易之時以烝昵寵其賦頌俱之問閤朝隱代筆也至爲易之奉溺器后疾命朝隱禱少室遂沐浴伏身俎盤以當犧其佞諂如此

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詞工書更負絕力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鬪人莫敢櫻令文直拔其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詞顯弟之悌以躋勇著之孫精草隸蓋各得一絕云開元中之悌節度劔南蠻陷驩州詔擊之悌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歿賊七百人皆伏不敢起遂平賊之孫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孫日執笏立簾外吟唱自若

李邕

邕弱冠時嘗詣特進李嶠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嶠乃假直祕閣



言身性系 卷四一四  
未幾辭去嶠驚試問以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  
子且名家遂薦拜左拾遺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  
後以讒忌負謗歿杜甫爲作入哀詩讀者傷之

初武后時宋璟劾奏二張反狀后不應邕立階下大  
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可之旣出或謂  
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不傳中宗  
立鄭普思以方伎得幸邕疏諫畧云陛下誠以普思  
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耶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  
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云云疏入不納

呂向

向字子回少孤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  
若縈髮然世號聯錦書嘗托賣藥卽市閱書遂通今  
古玄宗召入翰林初向父岌客遠方不還或言已歿  
因葬母招父魂合之墓后有傳父仍在者訪之累年  
不得一日向朝還道遇一老人物色之則父也向下  
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之流涕帝聞而嗟異之官岌  
朝散大夫賜錦綵

李白

白字太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名焉初與孔巢父諸人隱岷嶽山號竹溪六逸賀知章奇其文謂爲謫仙人言之玄宗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猶從酒徒醉市上帝一日坐沈香亭有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絕帝愛其才每宴必召入侍嘗以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忿讒之貴妃白知不爲親近所容遂與知章等八人縱飲號酒中八仙懇求還山放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上旁若無人

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而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已白坐永王璘獄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得長流夜郎會赦還依李陽冰於當塗及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將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祭白冢禁樵採訪其後裔惟二孫女在嫁爲民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葬東麓非本意傳正卽爲改葬立二碑仍告二女欲爲改妻士族二女辭曰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歎美爲復其夫徭

張旭

旭吳人性嗜酒精書法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示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乃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斐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旻不知何許人嘗與幽州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前曰此處也稍北有真虎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趣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旻自是不敢復射虎

王維

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年六十一疾甚作書與縉別停筆而化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

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思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永不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敬湖竹里館柳浪軒茱萸泝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初安祿山反維爲賊所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重其才必致之已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爲賦詩痛悼賊平皆下獄縉時表請削已官以贖肅宗憐其才釋而用之尋自表五短願放還田里維嗜古精音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代宗嘗語縉朕嘗於諸王坐聞維樂章今傳幾何因遣中人往取縉爲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

相如附

玄宗時鄭虔爲廣文館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往取葉肄書歲久幾徧嘗自寫其詩併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署著作郎已爲祿山所劫賊平與王維並囚二人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二人悸歿爲極思以祈解得免歿居官貧約如洗杜甫贈以詩有才名四十年坐客寒

無蘊之句

時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孔子稱百世可知吾亦能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得免虔因問曰君自謂云何曰相如有官三年歿衢州是年虔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歿矣祿山反虔念相如言故終不附賊

蕭穎士

穎士梁裔孫也年四歲知屬文開元中舉進士第一名高天下一時知名士皆執弟子禮受業焉時號蕭夫子已倭國遣使人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詔不許與陸據李華善嘗偕二人遊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一覽卽誦華再閱據三之聞者以是定三人品第穎士有奴役十年笞楚慘毒或勸其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初穎士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土方父喪不詣林甫爲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往乃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爲前弔而去怒其不下調廣陵參軍穎士作伐櫻桃賦以寄意中云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

以自比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也

李華

李華者工文辭然多綿麗少宏傑氣嘗作含元殿賦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謬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孟浩然

浩然字浩然任節自喜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賦詩莫敢抗張九齡王維亟稱之維嘗邀入內署俄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須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仕耳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已韓朝宗欲薦之約與俱至京師會故人至浩然劇飲忘約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惜其他自是卒不顯初王維過郢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署曰浩然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王昌齡

附 崔顥

開元天寶間王昌齡崔顥皆有詩名

不顯顥舉

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

美者俄又

棄之凡更四五娶初李邕聞其名

邀之至則獻

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即遣去昌

齡亦第進士以無細謹為刺史閻丘曉所殺其後張

鎬按軍河南曉最後期法當斬曉曰有老母乞貸餘

生鎬謂曰王昌齡之親今與誰養曉默然

盧綸

韓翃李端附

德宗時綸嘗以才高被召帝有作輒使賡和與吉中

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

以能詩號大曆十才子文宗尤愛綸詩嘗問宰相綸

文章幾何因遣中人索之家得詩五百篇以上翃字

君平德宗時詔翃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

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上曰與詩人韓翃李端嘗

從郭曖遊曖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

之耶請賦起姓端立賦錢一章更工於前客乃服

歐陽詹

詹泉之晉江人閩地多山泉禽魚其人雖通文書吏

事而不肯北宦自常衮為觀察使始擇鄉邑秀民能

文詞者與為賓主均禮宴集里人矜豔之於是俗稱

言東坡集 卷四十四 十四  
勸於仕詹初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爲泛舟飲餞遂  
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等聯登皆極天下之  
選一時稱龍虎榜云閩人第進士自詹始也

李賀

益附

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家使賦詩賀立就如宿構然輒自題曰高軒過二人  
大驚自是名籍天下賀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  
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爲詩未始先立題如  
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  
如此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輒怒曰是兒會須嘔  
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  
諱辨卒不出

賀詩尚奇詭語皆警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  
者所作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時賀宗  
人李益詩名頗與賀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  
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  
繪少癡多忌刻防閑妻妾過苛世謂妬爲李益疾

吳武陵

武陵慷慨有文嘗自稱吳王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  
郾試進士東都公卿祖道武陵謂郾曰君方爲天子



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示郾郾讀之乃杜牧  
 阿房宮賦也詞極警拔坐客聽之皆大驚武陵因請  
 曰牧方試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人擬至第五  
 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請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  
 遂擢異等時李商隱亦工詞瑰邁奇古與溫廷筠段  
 成式相誇競號三十六體

方伎

李淳風

太宗時淳風直太史局上得祕讖言唐中弱女武代  
 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人在宮中矣又四十  
 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殆盡帝曰求而殺之奈何對  
 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歿徒使疑似之戮淫  
 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  
 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則陛下子孫無  
 遺種矣帝用其言止未幾則天驗淳風於占候若有  
 鬼神相之非學可致人莫能測也

許胤宗

胤宗者精醫術仕陳為新蔡王參軍王母病風不能  
 言醫告術窮矣胤宗至曰餌液不可進請以黃耆防  
 風煑湯數十斛置牀下令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

義興太守人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精則得之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効速今人不善脈顧多藥物以幸有功卽一藥偶中它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驗也脈妙不可傳虛著方劑無益

袁天綱客師附

武后幼時天綱嘗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因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時后最幼姆抱持出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曰龍瞳鳳頸極貴徵若爲女當作天子高

士廉嘗問曰君當終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且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其言杜淹王珪韋挺竇軌岑文本張行成馬周諸休咎無不奇中子客師

客師精父術高宗嘗置一鼠於匳令術家射之皆曰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濟俄一跛男子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濟矣中流風忽起舟幾覆得免跛男子則婁師也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

人也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歿後復見恒山中玄宗時再以璽書邀至命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天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璞推果生歿懵然無端更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乃寢頃視齒漸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生矣帝乃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一日忽謂王迥蕭莘曰諺言娶妻得公主平地生公府是大可畏二人怪其語不倫俄使者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不奉詔辭還山詔可賜號通玄先生尋尸解去

姜撫

玄宗時姜撫自言有不死術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童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取之太湖宰相裴耀卿卽奉觴上千歲壽帝悅因宴出藤百奩徧賜羣臣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以作湯餅賜大臣時在衛將軍甘守誠上言曰常春藤卽千歲藟也旱藕卽

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有酒漬藤飲者多暴死帝乃止撫內慙悸假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

德宗時道茂待詔翰林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素驗其術詔城之時盛夏趣工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焉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一日謁晟再拜曰吾命在公手能見赦不晟怪其語道茂出懷中一紙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作何語道茂曰第判准赦足矣晟勉從已復出一縑請易晟衫乞題衫膺曰他日爲信再拜去未幾道茂汙泚僞官晟盡收長安逆徒將就刑道茂出衫及判以示晟爲奏得原赦

列女

李畬母

畬母不知何氏有卓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傭不償也母怒敕歸其贏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聞之有慙色外戚

武承嗣

承嗣天后兄元爽子恃恩驕橫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窈娘姿豔冶且善歌承嗣聞奪取之知之爲作綠珠篇以志悲感婢得詩恨歿承嗣怒告酷吏殺之碎其家其諷后革命誅殺唐天子孫皆承嗣謀也已密令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爲皇太子以衆不與議格

楊國忠

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嗜飲博無行檢不齒姻族去爲優益困從父玄琰死於蜀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攜蒲一日盡復亡去久之以貴妃寵得召入供奉會虢國新寡居中用事國忠與宣淫密伺上指遂累進右相是時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居其南每自臺禁還輒趨虢國第或與駢騎出調笑招搖施施若禽獸然行道羞之國忠不爲怪也已與祿山爭寵激之反歿馬嵬

宦者

高力士

力士旣爲驃騎大將軍權傾中外帝時或不名而呼將軍東宮宗卽肅兄事之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則尊曰蒼管建佛刹及道觀珍樓寶屋國貨不逮也

言身懷系 卷四十四 二十  
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  
二十扣少亦不減十扣然能以陰巧得人譽後爲李  
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歿

程元振

肅宗時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卽  
位振遂總禁兵威權振天下卒致吐蕃之禍天子倉  
惶出奔陝時翰林待詔柳伉上疏畧曰犬戎入犯兵  
不血刃陷京師而謀臣無一奇武士不一戰此將帥  
叛陛下也自史朝義敗陛下疏元功委近習而羣臣  
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甫出都百

姓填然劫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  
召兵諸道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  
今獨有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庶幾收拾人心云疏  
入帝乃削元振官已流歿太子卽代宗

魚朝恩

肅宗之世內臣專兵柄爲觀軍容使自朝恩始永泰  
中復詔判國子監朝恩每視學集大臣子弟二百人  
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而身從神策兵數百已  
乃與宰相忤會釋菜升坐講易言鼎有覆餗象意侵  
宰相也王縉怒元載獨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

不可測載自是謀傾之殺之禁地宣宗時號閹兒爲私白閩嶺最多時謂閩爲中官藪

仇士良

士良自甘露之變動指李訓以鉗勒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鬱鬱不樂開成中帝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墀惶駭曰陛下勵精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赧獻受制強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赧獻遠甚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帝尋大漸

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羣送還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却玩好省遊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閤外事而萬幾乃在吾握恩澤權力將焉往哉衆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李輔國

輔國起微賤得幸暴貴以不爲高力士所禮銜之一

日妄言於肅宗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入禁中帝不寤會帝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忽五百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興慶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輔國時失轡鞞而走與力士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內事既定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歿鬼左右皆流涕代宗立令俠士夜刺殺之

田令孜

僖宗故冲駭喜鬪鷲走馬數幸六王宅與諸王鬪鷲一鷲至五十萬尤狎昵內園小兒令孜初事帝東宮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令孜知帝不足憚恣橫無忌尋釁大亂黃巢陷東都帝入蜀見蜀陜陋稍鬱鬱時與嬪侍襍袂北望潛然流涕焉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悅

楊復恭

復恭本隋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謀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



恭乃遣腹心殺使者於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蓋昭宗立由復恭定策故云

劉季述

昭宗時季述與宰相崔胤忤疑帝與胤有謀乃約朱全忠爲兄弟謀廢帝立太子議既定一日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釵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囚少陽院季述爲液金以完鏞卒伏誅

韓全誨

全誨季述黨也季述既誅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爲內訶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

子賊攻漸急全誨等食不能捉七垂頭喪氣於是帝  
令先去四大惡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張彥  
弘等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又誅第五  
可範等八百人於內侍省時哀號之聲徹道路

酷吏

索元禮

元禮本胡人性殘虐武后將除異已者元禮揣知旨  
即上書告急變因為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囚  
或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

索元禮自是來俊臣

與遂踵起天下謂之來索後坐受賊下吏吏訊之不  
服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乃服死獄中

來俊臣

天后屢興大獄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來俊臣顯按  
之後臣與其屬作羅織經一篇按以從事凡鞠囚必  
注醢於鼻掘地為牢寢以匱溺又作大枷十各為號  
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  
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最後以鐵為帽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俊臣  
所誣告皆大臣狄仁傑等後為諸武所構詔斬西市



高史懷紉 卷四十四 三五  
歿之日人爭抉其目摘其肝醢其肉須臾立盡仍以馬踐其骨無孑餘

### 周興

周興者來俊臣黨也嘗誣左史江融與徐敬業同謀詔斬市融尸奮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反詔俊臣鞠狀興時未知被告方與俊臣對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肉之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謫嶺表未幾爲怨家所殺

### 侯思止

思止渤海高元禮奴也以告舒王謀反拜游擊將軍素不識字語言鄙俚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蓋洛陽有白司馬坂謂反將軍有孟青棒也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正如乘驢而墜足絳脚鐙爲所曳耳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耶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母抑我承反汝位御史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耶思止驚起謝曰幸蒙公教世傳爲笑柄侍御史霍獻可具奏其語后亦大笑

### 王弘義

弘義與來俊臣等相競爲慘殺暑月系囚必別爲狹室積藁施氈罽其上囚入俄歿已必自誣乃移他舍始賤時嘗求傍舍瓜不與因上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蕪無遺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倉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坐罪胡元禮按之詞窮曰與公氣類何持我太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

弘霸在天授中嘗因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囚其御史魏元忠病弘霸往候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後按刺史李思徵極慘毒思徵歿爲厲竟自援刀刳腹歿是時大旱忽雨又洛陽橋久壞新成后一日問羣臣外有佳事不郎中張元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歿

敬羽

肅宗時羽嘗治獄作劬尾榆囚多歿又每仆囚於地以門牡轆其腹又掘地實以棘席蒙其上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歿鄭國公李遵坐賄羽按之遵肥而

言步性系 卷四十四 二十七  
羽瘠故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申足則曰公乃  
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引服已坐罪伏誅  
臨歿猶出袖中牒數番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  
宜寢

藩鎮

朱滔

建中三年朱滔與王武俊田悅李納約爲連衡如七  
國故事以拒朝命遂於冬十月庚申築壇魏西祀天  
各僭王號武俊等三讓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  
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見笑  
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耶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後  
二年滔等冊境正值其所

劉玄佐

德宗時汴有相國寺忽傳佛軀汗流時劉玄佐爲汴  
宋節度使卽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  
金錢者恐後積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  
贍軍其權譎類若此玄佐起於微及旣貴母尚在母  
月織紵一端以示不忘本云

吳元濟

元濟旣擒天子嘉裴度功詔韓愈爲平淮西碑文愈

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斷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多歸功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虜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時重悟武臣意詔斲其文而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

按藩鎮起自肅宗朝自安史旣平君臣幸安河北地遂付之叛將之手自後叛以襲叛至大曆貞元間而害滋劇紇唐亡百餘年不爲王土魏博始於田承嗣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其據州七成德始於李寶臣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門年王庭湊反又傳六世其據州四盧龍始於李懷仙

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而朱克融復反傳十二世據州九淄青始於李正己傳五世滅據州十二橫海始自程日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滅據州四宣武始自劉玄佐傳四世滅據州四彰義始自吳少誠傳三世滅據州三澤潞始自劉悟傳三世滅據州五

諸夷

突厥

貞觀中頡利被禽至京不室處每設穹廬廷中久之鬱鬱不自得恒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羸瘠帝憐之

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樂拜為刺史辭不往  
尋死其子墨羅支有至性諸婦得品供羅支母以後  
至不得給羅支遂不敢當品肉帝聞歎曰天生仁孝  
詎限率夷哉遂厚給其母頡利死其臣以死殉者曰  
渾邪曰蘇尼失帝異之命葬頡利冢旁

吐蕃

貞觀中帝自伐遼還弄贊遣使貢獻上書曰陛下平  
定四表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天子自  
將度遼墮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  
夫鶩猶鴈也臣謹冶黃金為鶩以獻其高七尺中實  
酒可三斛許弄贊故尚主

長慶中虜遣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寺劉元鼎就盟其  
國元鼎踰成紀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墜蘭州地  
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  
觀至龍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  
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  
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人也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草多百合掇其根以飯產良馬首  
似橐駝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

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云貞  
觀中大酋侯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有騰霜白  
皎雪驄凝露驄縣光驄決波驄飛霞驄發電赤流金  
馱翔麟紫奔虹赤諸美名

渤海

渤海本附高麗其國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  
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丹契道也  
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王之父曰老長子  
曰副王俗所貴者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  
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  
之綿龍州之紬盧城之稻湄沱河之鯽果有九都之  
李樂遊之梨

高麗

高宗時蓋蘇文歿子男生嗣帝遣李勣薛仁貴等討  
之時侍御史賈言忠自軍中計事還帝問狀對曰必  
克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爲我鄉導  
虜情僞我盡知之故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  
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  
李勣年八十是行不再舉矣未幾果滅之收其城百  
七十六



新羅

貞觀五年新羅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一言思鄉乞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永徽初國王織錦爲頌遣使來獻頌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成康旛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鏗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王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帝美其意哀詔答之

國人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戰年猶善沒水行水中五十里不噎角勇健保臯不及也年以兄呼保臯保臯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二人皆自其國來爲將校後保臯歸國其主用爲清海使清海要路自是海上遂無鬻新羅人者年客久一日謂其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負母取死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則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忽聞其國大臣殺王國亂保臯卽分兵五千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國難年至國立誅反者立王以報保臯王遂召保臯爲相而以年守清海

言身懷紉 卷四十四 三十一  
史臣曰昔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  
爲牙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每睇相視不交一  
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  
分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謝曰一歿固甘乞免妻子  
子儀趣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  
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夫  
保臯之賢與汾陽等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

永徽初國王孝德獻琥珀大如斗瑪瑙如五升器建  
中初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  
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之識是時又有蝦蟇  
人朝貢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

泥婆羅

貞觀中李義表使天竺經泥婆羅國王提婆大喜延  
義表同觀阿耨婆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早潦  
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  
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

高昌

高祖時高昌遣使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  
出拂菻中國之有拂菻狗自此始貞觀中朝貢不至

言史快新 卷四十四 三三  
上命侯君集等討滅之俘其君智盛盛弟智湛有子  
昭好學嗜書見鬻異書者其母輒顧筒中金歎曰何  
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以是昭頗工文藝

于闐

于闐有玉河國人取玉每視月光盛處卽得美玉西  
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人工紡績  
初無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爲求婚將親迎乃告曰  
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  
驗自是始有蠶女遂刻石約無殺蠶蛾必飛盡得治  
繭德宗卽位遣內給事朱如玉往求玉得圭一珂珮  
五枕一帶勝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  
斤及還詐言道經回紇被掠已事洩坐流

天竺

天竺有五分東西南北中而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  
其畜有稍割牛相傳飲其血者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率十日一割國有文字善步曆學尚浮屠法國中處  
處指曰佛故跡也貞觀中浮屠玄奘至其國國王尸  
羅逸多見謂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  
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英武狀王喜曰我當東  
面朝之因遣使者上書闕下帝遣使慰撫王驚問國

言身懷系 卷四十四 三四  
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  
王乃出迎膜拜受詔已復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  
開元中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

康

康國卽康居也貞觀中獻獅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  
作賦後又貢金桃銀桃帝命植之苑中又有吐火羅  
者高宗時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  
三百里能噉鐵俗謂爲駝鳥顯慶中又獻瑪瑙磴樹  
高三尺其國頗黎山之陽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於  
側生駒輒汗血又骨咄國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

波斯

波斯國有鷲鳥能食羊產珊瑚高不能三尺貞觀中  
獻活禱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是時波  
斯之隣有健達王者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赤花紫須  
或曰

拂菻

拂菻 秦也居西海上其國地方萬里勝兵百  
亭三亭一置臣小國數十都城廣八十里  
東 二十丈釵以黃金王宮三襲門飾異寶中門  
中 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一時一

以瑟瑟為殿柱水精琉璃為椀香水為梁黃金  
 象牙為闔王出則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輒投  
 還省枉直王坐之側有鳥如鷺綠毛上食有毒  
 鳴以白石墜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為風  
 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  
 青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磔碼碯木難孔  
 翠琥珀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  
 人乘大船墮鐵網於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如菌一  
 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  
 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有羊生土中臍屬地  
 割即死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即逐水草  
 不能羣也貞觀中獻赤玻瓈綠金精詔褒賚甚盛

大食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則障面日五拜  
 天神見王則不拜銀帶佩銀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  
 如鷄卵有千里馬相傳為龍種云開元中遣使獻馬  
 鈿帶謁見不拜有司詰之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  
 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其國有二種一曰黑衣大食貞  
 元中遣使來朝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有木生花如  
 人首然與語則笑笑則落

南詔

南詔一曰六詔夷人謂王為詔六帥各治一區故名  
 六詔其地草木不枯蠶以柘祁鮮以西人不蠶剖波  
 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覽臉井產鹽最瑩白惟  
 王得食取足即滅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披沙得之麗  
 水多金麩越睽多駿始生若羔飲以米審七年可御  
 日馳四百里其俗女娶婦與人亂不禁已嫁而姦則  
 抵歿其味膾魚寸以胡瓜椒殺和之號鴛闕

貞元中南詔酋異牟尋遣使獻鐸鞘浪劔鬱刃生金  
 瑟瑟琥珀牛黃等物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

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愛月以血祭之  
 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  
 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歿浪人所鑄故亦  
 曰浪劔王所佩蓋已七世云

環王 扶南附

環王即林邑也國之南有銅柱五相傳漢馬援所植  
 援之還也畱者才十戶至隋末而繁衍至三百皆姓  
 馬遂號馬畱人其國以二月為歲首檳榔瀋為酒椰  
 葉為席貞觀中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乃詔還  
 之自交州渡海歷赤土丹丹諸國多火珠大者如鷄

言身性類 卷四十四 三七  
卵圓白光照數尺日中以艾籍珠輒火有舍利鳥能  
通人言其隣有扶南國生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  
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

訶陵國 道明附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極嚴峻道不  
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人輒避如是  
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  
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足羣臣又固請卒斷指以  
殉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有二屬國曰曇陵曰陀  
洹貞觀時貢白鸚鵡首生十丹毛齊於翅又有道明  
國人無衣服見衣服者則笑之

驃

驃古朱波也其屬國十八有江支流凡三百六十土  
熱王居金爲甕厨覆以銀瓦爨以香木堂飾明珠有  
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其浮圖鉛錫爲瓦荔  
支爲材又有百寺民七歲祝髮入寺至二十而不達  
其法乃復爲民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其  
前自思是非而退國有灾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  
又有姑蔑國婦人總髮爲角以辨夫之多少  
貞元中吐蕃數侵勿鄧其大鬼主乞援於韋臯臯遣

將苴那時大破之青海斬其將乞藏遮遮等遮遮尚  
結贊子也以尸還其部下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  
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卽傳藥又問欲食乎曰  
然卽進食又問欲衣乎曰然卽進裘又問欲歸乎曰  
然卽以馬載尸而去勿鄧亦驃屬也

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  
以絲係環人牽之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  
出又有一種額前爲長髻下垂過臍行則以物舉之  
其君長則以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姦臣

許敬宗

敬宗博聞強記性傾險高宗嘗幸故長安城裴回於  
墟問侍臣曰秦漢以來幾君都此衆未對敬宗輒造  
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  
皆居此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  
年將伐昆明爲此池以肄戰帝遂詔與弘文學士討  
古宮室故區進中書令

帝東封太山次濮陽顧竇德玄曰此名帝止何也德  
玄不能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顯頊始居此地以  
帝天下其後夏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



自實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此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顯頊所居故名帝丘

是時帝又問曰書稱浮于濟潔今濟與潔斷不相屬何也對曰禹導沘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潔至溫入河水自此伏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伏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會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其色與味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帝曰濟甚細而在四瀆何也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時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強所不知吾不能也

敬宗父善心先與虞世基同被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歿世南號哭請代善心歿敬宗舞蹈求生世遂傳爲口實敬宗深銜之他日作史至德彝傳遂極誣詆敬宗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隸奴以親故至與劉文靖同傳太宗威鳳賦本賜長孫無忌而史云

賜尉遲敬德為敬宗子娶敬德女孫也

敬宗子昂嘗烝其父繼室敬宗怒奏黜之嶺表昂子  
彥伯彥伯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  
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如  
昂父敬宗歿太常議謚曰繆彥伯訴之朝博士王福  
時曰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况敬宗忠  
孝兩棄乎執不改

李義府

高宗時李義府以弘文學士黜為壁州司馬詔未下  
揣知上有易后意即表請廢后立武昭儀帝大悅召  
與語賜珠一斗前詔遂寢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  
微笑而陰賊褊忌忤意者必中傷之時謂笑中刀又  
以其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  
如沸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壻輩多撓法朕為  
卿掩覆卿何不少勗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為陛下  
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誓然不  
謝尋以賊敗與子壻竝流義府之流也太常劉祥道  
實按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祥道破銅山大賊  
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為銅山賊也

李林甫

林甫作相時張九齡裴耀卿爲左右相每就位二人  
磬折趨而林甫在中獨軒轅無少讓時謂一鵬挾兩  
兔云林甫特以陰狡傾二人而二人不知也未幾詔  
二人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猶左右丞相耶目  
恚而送之公卿皆爲戰栗

兵部侍郎盧絢多韞籍帝嘗歎美之林甫卽謂絢子  
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  
從之卽出爲華州刺史絢自是廢帝嘗詔天下士凡  
有一藝者得詣闕試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卽建言  
士皆草茅倨侮恐亂聖聽請下尚書省試旣試遂無  
一中程者卽進賀曰陛下今日真是野無遺才

先是開元中大臣若張嘉貞郭元振張說李適之等  
皆自節度使積邊勞入相林甫恐其入問已權因說  
上曰以陛下雄畧而夷狄未殄繇文吏爲將憚矢石  
無能躬親行陳耳不若用蕃將彼生長馬上習戰鬥  
陛下專其任使必歿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於是安  
思順高仙芝等相繼爲大將而祿山遂專三道勁兵  
十四年不徙卒覆天下

林甫相十九年固寵市權蔽天子耳目諫官莫敢正

言者補闕杜璉獨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恐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伏馬乎終日不鳴而飶三品芻豆一鳴輒黜去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

玄宗晚年沈蠱衽席恒燕居林甫爲厚餉左右偵伺微旨卽養夫御婢皆極結納故天子動靜纖悉必具得之外示愉愉柔令可親而崖竦深阻殊不可測也數與大獄人人惴恐李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而以父忤林甫故終日無一人赴者林甫家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居此中籌祕計若喜而出卽其人碎矣

林甫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自危常從遊後園見擊重者因跪而泣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卽欲比若人其可得乎林甫不悅謂曰業已然可奈何心知結怨衆憂刺客竊發故出入必廣騶騎每先驅百步傳呵擁護其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往往一夕再徙家人莫得知也

初楊國忠爲御史大夫林甫心薄國忠材無所畏已國忠緣貴妃寵日盛林甫始與交惡出爲劔南節度及辭帝謂曰處置且訖可亟還朕指日待林甫聞爲

憂憊是時已屬疾久之不起會國忠自蜀還謁林甫  
林甫垂涕託以後事遂不食卒先是林甫夢有皙而  
髯者將逼已寤物色之得裴寬狀如夢曰寬欲代我  
卽黜之其後國忠代狀乃類寬云林甫歿國忠發其  
姦詔斲棺剔其含珠金紫

玄宗旣入蜀肅宗每命相必啓聞房琯之將也帝曰  
此非破賊才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語宋璟曰彼賣  
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許人皆當至語林甫曰是子  
妬賢嫉能莫與爲比時裴士淹從旁進曰陛下誠知  
之何任之久帝默然

盧杞

杞鬼貌藍面初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  
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臣謂  
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器也自是有意柄  
任之杞陰賊觸之者必碎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  
不屏侍姬及杞至必屏盡家人怪問故答曰杞貌陋  
中險左右見必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類矣已果殺楊  
炎殺張鎰殺顏真卿

杞當國雖瞽然恣肆而能以柔邪固上寵旣敗貶新  
州猶言上必復我用帝果念之不置與元赦令下俄

言身懷系 卷四十四 四四  
徙吉州尋詔拜饒州刺史時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  
不肯草力爭之宰相宰相召他舍人作制高又堅持  
之不下會諸諫臣又協力論奏帝乃止猶謂宰相曰  
授杞大州似無害李勉曰如陛下負謗四方何乃詔  
別駕澧州他日謂李泌曰諫官論杞事朕可之矣泌  
頓首賀曰比日外論方陛下於桓靈乃今知堯舜主  
也帝悅杞竟歿澧州

柳璨

璨字炤之少孤貧嗜學強記嘗譏劉子玄史通爲著  
析微時稱之昭宗好文璨以文當上意擢翰林學士  
崔胤歿帝密許相璨外無知者一日自禁中出騶士  
傳呼宰相人皆大驚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璨自起布衣至宰相不四年近古未有也卒爲  
朱溫所殺

叛臣

僕固懷恩

懷恩初立功一門歿王事者四十六人已爲辛雲京  
所構不得白意怏怏懷恩母賢而有識一日監軍駱  
奉先從雲京所過懷恩升堂拜其母母讓曰若與吾  
兒約兄弟何事親雲京前事往矣今而後願如初已

酒酣奉先竟遁去恩自是無固志及郭子儀至河中  
斬懷恩子瑒傳首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  
勿反國家待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  
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朝  
廷懷恩走已敗死帝聞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  
悞耳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

李懷光

朱泚反懷光以朔方節度使赴難旣敗泚將入朝輒  
誦言宰相寡謀度支重斂京兆尹尅軍實天下亂實  
由此吾見上必請誅此三人或以告盧杞杞懼卽說  
帝曰懷光兵威已振賊破膽今乘勝可一舉滅賊若  
聽入朝宴方從容恐賊得徐爲備帝然之遂敕懷光  
毋入朝亟進兵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天  
子而爲奸臣間阻頗悵恨自是遂頓兵不肯進朝廷  
爲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忿然曰凡疑人臣反則賜  
券今授我是促我反也抵之地謀遂決

陳少游

永泰初少游擢桂筦觀察使不樂遠去知宦人董秀  
有寵於上乃覓宿其里每候秀歸沐輒入謁因諂謂  
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衆歲用常

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資當別營  
 辦吾雖不才請歲輸錢五十萬今先具半秀大喜遂  
 與厚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秀遽曰  
 公美才豈宜遠出請少待因納賂元載更薦為宣歙  
 觀察尋徙浙東已坐受李希烈偽命伏誅

李忠臣

忠臣善權譎有口辨德宗時故東宮侍讀張涉以賊  
 獲罪忠臣進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觸法  
 非過也帝意解辛雲杲以私怒殺部曲論死忠臣曰  
 京杲應歿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歿兄  
 弟戰某所歿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為凄然乃  
 得釋帝一日謂忠臣曰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  
 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已坐受朱泚偽命伏誅

高駢

駢為劍南節度使以滅突將餐錢激變駢匿圍中得  
 免已亂定駢輒籍姓名夜遣牙將擊殺諸亂者夷其  
 族時有一婦方踞而孔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歿  
 謂曰以子乞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固知之且  
 飽吾子不可使飢就饜因詣刑所拜曰詎有節度使  
 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我歿



言史作紀 卷四十四 四十一  
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歿神色晏然  
駢後以反被殺

逆臣

安祿山

慶緒附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生時光照窮廬野獸皆驚及長  
伎忍多知天寶中以范陽節度擊契丹還奏夢李靖  
李勣向臣求食既蒙寵任帝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  
隨之故問曰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當付以  
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歿楊貴妃有寵  
祿山請為妃養子拜必先妃帝怪之曰蕃人先母後  
父其權譎多類此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  
者乃能行每乘驛入朝必半道易馬號大夫換馬  
不爾馬輒仆及作胡旋舞帝前又捷疾如風也帝為  
起第京師戒必極侈麗曰祿山眼孔大母令笑我瑣  
卒亂天下

祿山既為御史大夫勢遂與李林甫埒然心畏林甫  
每見未嘗不磬折林甫善揣人意每與語必迎剖其  
端祿山大駭以為神雖盛寒時流汗也林甫復陽厚  
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  
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則喜若言大夫好檢

言史思明傳 卷四十四 四  
校則反手據牀曰吾且死優人李龜年每爲帝學之  
帝輒大笑已見殺於子慶緒

慶緒之爲史思明逼也遣使奉皇帝璽綬讓思名思  
明陽約爲兄弟請之出歃血盟而陰令軍中擐甲以  
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  
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罪惟大王圖之思明  
恚曰兵利不利何足論若爲人子而殺父求位更何  
辭吾乃爲太上皇討賊命斬之時周萬志進曰慶緒  
爲君矣宜賜死乃縊殺慶緒

史思明

朝義敗於陝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部將駱悅等將殺  
之不果然怒不釋朝義懼悅等遂說朝義殺思明謀  
既定一夕悅等以兵入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  
乘馬走悅射中其臂而墜因問難所起曰懷王懷王  
朝義也思明曰且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  
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  
衆竟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  
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尋縊殺思明

李希烈

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女顧家人曰慎

言身性系 卷四十四 四九  
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嘗稱親將陳仙奇  
忠勇可任而妻亦竇姓願約姒妯以固其夫希烈許  
之因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云何竇久而  
悟及希烈歿其子謀先殺諸將而後發喪意未決會  
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餉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  
中出所謀仙奇大驚卽率兵譟而入斬其子併函希  
烈首獻之朝歸命天子

朱泚

朱泚旣敗出奔失道問於野人野人曰朱太尉耶答  
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走將安往泚怒欲殺之  
乃亡去已至涇州田希鑒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  
授奈何拒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燄中曰  
還汝節已走彭原墮窖中見殺傳首京師

黃巢

巢陷京師帝遂出走咸陽是時巢乘黃金輿衛者皆  
繡袍華幘賊衆皆錦衣披髮輜重絡繹千里巢入春  
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  
意與巢舍田令夜第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其黨傳諭  
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也各安毋恐人頗信之  
甫數日輒大掠至榜縛居人索財號曰淘物於是富

室皆跌而走逼亂人妻女屠宗室侯王幾無遺類已  
敗於李克用自刎傳其首

### 秦宗權

宗權起自牙將乘黃巢之亂據蔡寇荆襄破東都所  
至千里無煙舍師行未嘗轉餉每指鄉聚曰啖其人  
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其酷暴殘殺如  
此已爲朱全忠所摧其愛將申叢囚之折其一足械  
至汴見全忠誓然無怖色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  
資公也臨行猶引頸大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  
不效耳觀者大笑

### 董日白

僖宗時昌爲鎮海節度使每於正賦外倍有進獻旬  
一遣遣必五百人爲率時朝廷頗賴之然好託神以  
詭衆自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腑冕  
而坐百倡鼓吹於前列兵護門祀又屬州爲土馬獻  
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上馬若嘶且汗者必厚賞  
之自言有饗者我必醉有客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  
偶人昌怒曰吾豈吳隱之比遂殺客

昌旣爲太尉晉封隴西郡王初詔書至爲字償一縑  
以歸當制者忽復詫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

惜越王不與我當自取之遂僭大號先是吳越間有  
 鳥四目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昌以為受命之符遂  
 建國號曰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曰聖人每下  
 制詔必署名其下或曰帝王無押詔體昌曰不親署  
 何由知我為天子已錢鏐滅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四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五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本紀

梁

太祖溫

唐自僖宗朝黃巢起溫亡命入賊中巢陷京師溫有  
 力焉是時天子奔蜀諸鎮會兵討賊溫客謝朏說溫  
 曰黃家起草茅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非真有  
 功德能興王業也此何足與成事今天子在蜀諸鎮

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心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昔章邯背秦歸楚獨不足念乎將軍熟計之溫然其言遂自歸河中於是天子賜名全忠拜招討副使

自宰相崔胤召溫入清君側溫遂圍天子於鳳翔圍既久天子及從官皆凍餒於是李茂貞殺宦侍韓全誨等二十人以示梁軍而出天子以爲解是時溫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十餘里見者咸謂溫忠未幾復殺宦侍七百餘逼天子東徙時從遷洛陽者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輩二百許人耳及行至穀水溫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又悉殺而代之自是天子左右皆梁人而溫遂篡是爲梁太祖

末帝友貞

太祖旣爲友珪所弒友貞時爲東都留守卽與楊師厚等謀討賊會懷州兵方叛友貞乃詐爲友珪詔書悉發左右龍驤之在東都者盡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若等叛故追還將盡阮之耳諸將皆泣莫知所措貞乃謂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尚爲友珪所殺若等安逃死乎因出太祖畫象示諸將而泣曰若等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死爲生矣於是軍士

皆呼萬歲卽推友貞爲主尋殺友珪卽位

唐

太祖克用

僖宗時克用兵屢爲招討使所敗父子亡入達靼克  
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鷓兒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威  
名蓋於代北在達靼久鬱鬱不得志又懼其圖已因  
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  
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遂不敢動已克用卒其子  
存勗帝追尊爲太祖

莊宗存勗

初克用破孟方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  
歌至衰老之際聲詞悲楚一坐皆爲悽愴時存勗在  
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老矣此奇兒  
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已年十一從克用  
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奇其狀爲賜酒及鷓鴣卮  
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富貴無忘我家已  
克用卒擊梁軍於夾城兵趨上黨經三垂岡歎曰此  
先王置酒處也尋大敗梁軍

明宗嗣源

嗣源本克用養子性驍果其所將五百騎克用號爲

橫衝都時李橫衝之名震天下梁晉之相拒栢鄉也  
梁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  
之皆懼嗣源獨笑曰翼日歸吾廐耳莊宗大喜曰卿  
當以氣吞之卽引鐘飲醕奮搥馳騎直犯其白馬陣  
挾二裨將以還

中都之戰嗣源旣擒王彥章而段凝尤悉兵屯河上  
莊宗未知所向諸將皆言宜乘勝取青齊嗣源曰彥  
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發  
收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可一日具也此去  
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  
破段凝豈足顧哉自是莊宗計決旣入汴乃攬嗣源  
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與爾共之已見疑忌反於  
魏遂代莊宗卽帝位

明宗雖出夷狄而性寬仁嘗焚香仰天祝曰臣本蕃  
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歲方旱已  
而雪雪積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  
以賜我也數問宰相以民間疾苦或言歲豐民樂則  
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蓋  
五代中最稱賢主在位十年於是時亦最稱長世云

晉



高祖敬塘

敬塘本出西夷父曰臬捩鷄其姓石氏莫知得姓所自始敬塘爲明宗所愛任妻以永寧公主先是莊宗嘗爲梁將劉鄩所掩勢甚急敬塘時以十數騎橫擊取之莊宗拊其背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自是名遂顯廢帝時事耶律德光以父禮借兵內向遂篡唐

出帝重貴

重貴敬儒子高祖從子也嘗使博士王震授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志曰此非我家事契丹旣冊高祖主中原因謀以一子畱守太原令盡出諸子聽擇取德光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太原尹知畱事已代高祖卽帝位尋二於契丹晉滅

漢

高祖知遠

出帝之北遷也知遠時爲北平王遣其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峻爲兒賜以木枋一木枋夷狄所貴重如中國几杖然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行虜中虜人皆避道已峻還爲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於是知遠遂議建國卽帝位

周

太祖威

威年十八時負氣好使酒李繼韜特奇之威嘗行市中市有屠者故以勇服市人威一日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曰爾勇能殺我乎威卽前刀刺殺之一市盡驚威自若也吏執威繼韜陰縱之使亡去旋召置麾下已起兵太原代漢

世宗榮

榮本后兄柴守禮子太祖威養子也旣嗣位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卽詔頒圖法使吏民先習之而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其大畧多類此是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幻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是時廢天下佛寺凡三千三百三十六

列傳

家人

梁文惠皇后

后王氏生三子溫最幼名朱三黃巢起溫去母亡入巢黨爲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歿矣何以至此使者具

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溫為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為節使無愧前人矣后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先人也溫默然五經溫父也

廣王全昱

全昱太祖溫兄也溫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兄全昱視之顧溫曰朱三爾作得否溫既篡唐封昱廣王溫一日燕居與諸王飲博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溫曰朱三爾錫山一亡命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也安用博為溫不悅罷

博王友文

友文多才藝溫養子溫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溫尤寵之溫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溫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往東都召友文來吾欲與訣蓋欲以後事屬之友珪以不召已大怒遂以兵斬關入溫惶駭起曰吾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遂被弑友珪蓋溫所掠逆旅婦人野合而生者也

唐太妃

言身情紀 卷四十五  
太妃劉氏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還軍過梁館於封  
禪寺朱溫置酒飲之而陰伏兵夜半攻克用時有以  
難奔告劉者劉神色不動已克用脫歸卽議擊溫劉  
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  
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於朝然後可  
聲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於是直溫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窘不知所爲時大將李存信  
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  
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  
走卒爲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達鞏幾不能

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  
一失守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大悟乃止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  
歲時爲禪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  
色莊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  
豐驗之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至者然劉時方  
與諸夫人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  
鄉時妾父不幸歿於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  
此田舍翁徑笞劉叟逐之去

后奉信佛法莊宗由之亦佞佛每胡僧至必率后與諸子迎拜之供張傾動都邑時有僧誠惠者自言能降龍過鎮州王鎔不爲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第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入皆魚鱉也明年滹沱大水鎮州關城壞人遂以爲神莊宗率妻子拜惠安坐不起時朝士皆靡獨郭崇韜不拜

后性甚妬莊宗有愛姬色妍而生子后患之一日以元行欽在侍莊宗謂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以某姬賜之莊宗佯諾后即趣行欽謝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悵惋不食者累日

是時客星犯天庫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請散庫物以禳莊宗許之后不許曰自有天命已宰相泣爭於延英后從屏間屬耳乃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庫物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出無何趙在禮作亂始出物募士軍士負物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安用此莊宗遂出奔

秦王從榮

從榮明宗子性輕佻而喜儒學爲詩歌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明宗頗憂之一

日從榮侍側顧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作笑柄耳吾老矣於經義雖不曉然尚喜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從榮卒敗

晉李后

后高祖敬塘妻唐明宗長公主也出帝既與契丹絕耶律德光兵逼京師遺書太后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奔晉今在否帝召學士范質草降表表稱孫男臣重貴又草后表稱晉室皇太后新婦妾李氏德光入母子俱遷黃龍府已太后疾革謂帝曰我次當焚其屍骨送范陽佛寺勿使吾為虜地鬼也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胤妻重胤早卒馮寡居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塘梓宮在殯帝竟冊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西御庄見於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如皇后與左右

皆大笑聲徹外殿

鎮寧節度延煦

出帝時天下旱蝗民饑死者百萬而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尤為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資乃以子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諸餽獻不可勝計已遣宗正卿石光贊賫聘幣一百五十床迎於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君臣窮奢時以為榮在禮嘗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

契丹兵逼出帝遣延煦賫表及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狀答曰頃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真璽實無從可覓乃止

漢昭聖太后

后李氏本農家女高祖知遠少牧馬夜入其家劫取之已貴生隱帝高祖起兵太原軍資之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稱義兵而先奪其財恐非新天子救民意今後宮所有當悉出以給軍雖知不足當不至生怨也高祖為改容謝已隱帝立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議誅楊邠史弘肇

言史快叙 卷四十五 十一  
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蔡王信

信高祖從弟也隱帝之立史弘肇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處京師因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素黷貨好殺軍士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自如也及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今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不可勸我一杯乎未幾難作信自殺

周宣懿后

后苻彥卿女家世侯王性明果有志畧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陰挾異志會有術士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聞后聲驚曰此天下母也於是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遂決反漢遣郭威討之守貞崇訓皆見殺時亂兵入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吾王父與郭公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不敢迫太祖威聞之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因以歸彥卿其母欲令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何妄毀形髮世宗聞而益奇之



遂納為繼室尋冊后

梁臣

敬翔

翔從太祖溫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溫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鑿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溫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為溫寵臣每言事多得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溫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拆屋為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晚昭宗遣人告溫乞畱待冬行溫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畱也彥卿至即日追上道

楊師厚

友珪既弒太祖師厚時為天雄軍節度擁勁兵友珪

懼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或勸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率勁兵二萬朝京師頓兵城外而身從十餘人入見友珪益懼爲賜賚鉅萬遣還

賀瓌

太祖溫攻朱瑾於兗州朱宣遣將賀瓌救瑾兵至待賓館爲溫兵擊敗降其卒三千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溫曰天怒我殺人少耶乃掩三千人盡殺之而獨留瓌

唐臣

郭崇韜

莊宗之軍於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爲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爲界誰復爲陛下守者臣自康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

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莊宗卽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

崇韜位兼將相深以盛滿爲懼而性公嚴不爲權近所喜讒頗入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韜眉頭不展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深居宮蔭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

自是讓愈入卒賜歿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爲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竟却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

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未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苻存審

初存審微時嘗犯法當死臨刑指其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庶得垣土覆屍也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會主將方飲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苻存審甚善主將馳騎召之時正以徙垣下未加刑得不死已積戰功進節度使臨卒召諸子出其平日身所中矢鏃示之凡百餘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八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其勇俊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爲徙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旣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見何負

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於市

張延朗

明宗時詔張延朗爲三司使筦諸道鹽鐵轉運兼判戶部度支延朗號有心計然無學術舉動麤鄙明宗嘗出遊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世傳以爲笑

李巖

莊宗時巖嘗奉命入蜀以名馬市珍奇會蜀有厲禁不得以奇貨出劔門其無奇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巖無所得及還惟得金二百兩與地衣毛巾布之類莊宗聞大怒曰物入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伐蜀之計遂決

劉延朗

廢帝時延朗用事綰幾密而專信巫祝之說遂階敬塘之禍已晉兵起惶惑計無復之但飽食高枕而已及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

盧程

莊宗卽位擇宰相程以盧質薦擢門下平章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以問左右左右對曰

言身性類 卷四十五 十一  
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每戴華陽巾永鶴髦據几決事一日以事怒任圜叱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圜本莊宗姊壻馳訴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

### 任圜

明宗朝圜爲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爲沒字碑臣以不知書悞蒙採擇相位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螂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 趙鳳

明宗本武君不通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悞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鳳及馮道爲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卽舉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而止廢帝時鳳被召疾篤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窮貧吾今壽過其數而又富貴復何求哉尋卒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為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溫使敬翔作答書而工不及襲吉或云襲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快快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為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青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歿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為笑云

晉臣

桑維翰

維翰字國僑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遂隱有公輔之志初應舉主司以桑喪同音置之遂有勸其以他塗仕者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

改而他後卒以進士及第仕石晉爲名臣

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宿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契丹驍將張彥澤每候維翰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及盟旣敗彥澤以兵入左右勸維翰避維翰曰吾爲國大臣事至此安所逃歟安坐府中不動謂彥澤曰吾晉大臣自當歿國若不得無禮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今日見之猶可懼如此其可再見乎是夜使人縊殺之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吾本無心殺維翰何自乃爾還其尸於家

景延廣

延廣好大言而無實出帝卽位議告契丹表稱臣延廣獨不可但稱孫契丹怒使喬瑩來責晉延廣謂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也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卽來他日不禁子孫取笑天下瑩知其語必起爭懼歸無以取信乃請延廣敕吏載其語於紙瑩藏之衣領中以歸具白德光德光大怒兵遂起及兵入延廣節度諸將曾不能一戰旣被執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權皆爾罪也延廣猶不服乃召喬瑩質其語瑩出前紙示之廣語塞於是德光以十事責之每數一事授一



牙籌授至八籌延廣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鎖之夜分自扼吭而死

漢臣

蘇逢吉

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智遠嘗以生日奉命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重輕盡殺之還報曰獄淨矣鳳翔李永吉來朝永吉家世王侯逢吉意其有奇貨使人求其先王玉帶永吉言無逢吉乃使人市王玉帶直數千緡者責永吉償之他事多類此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爲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搃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卽腰斬是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夫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毛錐子蓋言筆也

王章

章事高祖位平章主餉軍旅未嘗乏絕然多剝民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增耗至二斗緡錢出入舊皆以八十爲陌章爲減其出者陌三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握算子未知顛倒何

益於國后與史弘肇同見殺

劉銖

銖仕至節度使用法刻深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銖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周臣

王朴

朴事世宗爲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畧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旣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旣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於世

死節

王彥章

梁末帝時彥章本村農以驍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爲梁勁敵獨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何足懼已梁日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踣被擒莊宗見謂曰爾嘗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豹死畱皮人死畱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晉王卽莊宗

初晉取鄆軍聲大振時彥章被讒廢不用宰相敬翔顧事急內繩靴中入見帝要帝召彥章召至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入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死事

姚洪

洪事唐爲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

爲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爲國歿不能從人奴以生寧  
怒燃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歿罵不  
絕明宗聞爲之泣下

孫晟

晟初名鳳事吳李昇以文學知名拜右僕射與馮延  
巳並相晟輕延巳每詫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昇父子二十年家益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  
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爲肉臺盤時豪家多効之

一行

鄭遨

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爲奇  
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  
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  
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  
爲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蘇循

循性巧佞無恥初事唐爲禮部尚書昭宗被弑唐舊  
臣無不切齒而循獨傳會朱溫以希進用溫急於受  
禪欲邀九錫舉朝莫有當其議者循獨倡言梁王功  
德天命所歸以促哀宗之禪溫旣受禪自陳德薄不

足當帝位時羣臣尚未及對而循又獨稱梁王功德順天應人已溫知其非端士勒歸私第循輒去梁歸晉時晉王欲卽帝位意雖銳而將相大臣未有贊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見州廨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卽舞蹈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卽拜節度使循有子楷先舉乾寧中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試之被黜落義兒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猿臂善射每戰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爲李存信所搆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於晉有功無過爲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恨久之爲不視事者十日

伶官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

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莊宗乃故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岌而逐之以此爲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爲伶也

莊宗嘗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於庭四顧呼曰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邀字雲叟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飄然有邀世之志欲携妻子俱隱妻不從邀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之還邀得書輒投之火邀與李振善振仕梁貴顯將祿邀邀不顧已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振士論益高之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爲侶邀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驗其然而不之求也時目爲三高士歷唐晉間以美官召皆不赴賜號逍遙先生

石昂

昂家臨菑積書數千卷遠近就昂學者甚衆而不求仕進嘗以公事謁監軍楊彥朗彥朗諱石謁者更其姓爲右昂故揚聲曰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昂徑趨出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歿昂禁其家作佛事惟於柩前讀尚書曰此吾先人所樂聞也晉高祖時召見便殿

唐六臣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

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於是衆乃大笑莊宗喜更厚賜

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李嗣源明宗反兵向京師莊宗奔汴復還軍士離散時

優人郭門高爲亂射帝於絳霄殿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時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云門高名從謙史臣曰昔晉王克用之疾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今皆背晉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莊宗受而藏之廟其后每用兵則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凱旋則納之卒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告於太廟而還矢先王當是時意氣抑何壯哉及天下既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莫知所歸乃至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舉天下豪傑不能與之爭而卒爲數十伶人所困夫禍之生於忽微也獨伶人也哉

宦者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卽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



言史性綱 卷四十五 三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  
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  
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  
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  
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庫物而死無恨矣太后聞  
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  
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  
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咎之乃解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  
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  
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  
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  
宗議卽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  
年本欲復唐社稷卽元兇旣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  
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  
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  
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張居翰

莊宗旣滅蜀王衍入朝京師會李嗣源反於魏莊宗  
慮衍有變馳詔魏王繼岌殺之詔封已印畫而居翰

發視言誅衍一人居翰謂殺降不祥卽以詔傳柱  
搯去行字改爲一家字時蜀人與衍俱行者千餘人  
賴翰獲免歟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十六

讀五代史

宋廬陵歐陽修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雜傳

羅紹威

紹威初起魏博爲唐藩鎮已乃事朱溫溫篡唐威與  
謀焉溫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溫喜  
曰昔蕭何爲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  
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  
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爲通譜系序

昭穆因集自所爲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劉守光

守光仁恭子嘗烝其父妾父笞而逐之守光怒遂將兵入執父而幽之自稱盧龍節度使已復殺其兄愈驕恣爲鐵籠鐵刷人有忤者坐之籠或刷其皮膚以歿一日身衣赭黃謂將吏曰我衣此可南面帝天下乎未幾附梁敗晉兵遂自號大燕皇帝已爲晉所破守光攜妻子南走迷失道數日不得食令妻祝氏乞食田家田家怪而詰之得其實械送晉王王戲光曰主人何避客之遽耶時方宴命坐之下坐守光飲啖

自若無慙色王歸大原曳以組獻之太廟將殺之猶曰臣歿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淫父妾亦小喜教爾耶遂殺之已執仁恭至爲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晉王李克用

李茂貞

朱溫圍鳳翔旣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昭宗時於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

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入朝全諷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

是時諸侯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薄下令搯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誚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驥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

韓建

李茂貞入犯昭宗幸華州華州建鎮也建初欲得帝遣其子來迎及至輒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而盡散遣其徒衆昭宗孤立一日登齊雲樓西北望京師爲作菩薩蠻詞三章志思歸也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二三從臣悲歌泣下建惡之盡殺十六宅諸王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爲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

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後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歿

是時惟周太祖鑒韜之禍將終遺書世宗命以瓦棺紙衣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來世母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叮嚀切至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一於京師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一於河中一於大名莫能原其旨

趙匡凝

匡凝性方嚴好學問積書數千卷梁將篡唐凝以世爲唐臣不從梁攻之奔楊行密密時爲楊王厚遇之密歿子渥嗣稍不爲禮渥年尚少一日宴食青梅凝顧渥謂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怒其嫚遷之海陵

朱瑾

瑾事楊行密行密歿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歿也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瘧但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初瑾嘗病疽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歿者及是果然

王師範

朱溫圍天子於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

王師範泣請兵於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思等已溫  
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  
之師範設席爲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歿人所不  
免然懼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  
坑所聞者憐之

李振

朱溫弒昭宗振實謀之咸通乾符中振嘗舉進士連  
不第故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已得志遂說溫  
賜歿白馬驛振曰此輩自謂清流今宜投尸黃河使  
爲濁流溫笑而從之唐滅梁振入汴謁郭崇韜崇韜

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尋伏誅

張全義

全義初名言事唐昭宗賜名全義唐忘事朱溫遂請  
改名溫賜名宗奭及唐滅梁全義時已老莊宗厚遇  
之因復請去溫賜名而復其前賜名溫嘗以病幸全  
義會節園避暑因逼淫其女妻其子繼祚愧忿欲刃  
溫全義止之曰吾昔被圍河陽啖木屑以食歿在旦  
暮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袁象先

象先南陽王恕已之後尚梁太祖妹唐滅梁莊宗復

厚遇之平生積財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財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笑象先初在末帝時爲宋州十餘年斂積踰千萬梁滅輦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瑭立獻五萬緡乃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吐蕃不欲行爲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方欲與一內郡而正辭卒

朱漢賓

漢賓妻有色而慧莊宗嘗幸其第妻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畱至夜漏二更而出漢賓自是有寵累官昭義軍節度使初事梁爲刺史梁攻鄆鄆將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黥雙鴈於其頰號鴈子都朱溫聞之爲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令漢賓爲之帥故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陸師鐸

師鐸初事梁以善射名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

言史初紀 卷四十六 六  
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  
思鐸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矢以示思  
鐸伏地請死莊宗釋之已仕晉爲陳蔡二州刺史

趙在禮

在禮事明宗歷徙諸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其  
在宋州人尤苦之已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釘今  
拔矣豈不樂哉尋復受詔居原職乃籍其部內口率  
錢一千號拔釘錢

霍彥威

明宗時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矢爲  
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命衆以傳箭  
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  
武人復不知禮臣主間無覺其非者後王守恩仕漢  
隱帝旣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時羣臣方  
恐懼守恩獨前對曰陛下今日睡覺矣聞者爲之

縮頸

康福

康福以騎射歷事唐晉福本夷狄狄貴沙陀沙陀種  
不知書一日臥疾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  
竊戲曰錦衾爛兮奚同音福聞怒曰我沙陀種也  
安得謂我爲奚聞者失笑



長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  
 工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  
 鑿環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  
 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簡欲得之  
 即遣二卒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  
 賓乃私歎曰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  
 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張筠

筠起家富賈事明宗為河南尹弟錢為京兆尹筠初  
 嘗代康懷英為永平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  
 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玉甚盛又裨將侯莫陳威者嘗  
 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多寶筠以事殺威亦盡取之  
 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王衍自蜀入行至  
 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  
 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為錢取以是筠錢兄弟  
 積貲累鉅萬然筠好施而錢鄙嗇錢後以市馬不中  
 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歎而筠擁其貲以酒色聲妓  
 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王弘贄



言史懷紇 卷四十六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  
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  
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  
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卽欲興復其誰與我於是奉帝  
居州解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遽隕地久  
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  
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贄子巒爲潞王齎醕酒至亦  
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崩

王進

進能走及奔馬符彥超鎮安遠軍致之麾下軍中有  
急每令進馳奏京師後劉知遠鎮河東亦以進從有  
急馳奏往返不踰五六日時有劉詞者歷唐晉間以  
勇著官團練使居恒必枕戈甲以臥謂人曰吾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

王峻

峻於周太祖威有佐命功威每呼爲兄峻自是驕恣  
有奏請必得乃已不卽強執不遜久之帝意不能堪  
峻嘗於樞密院起廳事極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  
盛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不乏何

言史懷紉 卷四十一  
須此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尋貶商州

范延光

延光爲樞密使明宗嘗問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矣自太祖起太原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當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人此吾之所以愧也

祕瓊爲成德節度使有衙內指揮董溫其者家貲鉅萬會爲契丹所虜瓊盡殺其家屬而取其貲晉高祖立瓊爲齊州防禦使橐貲裝道出魏時延光鎮魏伏精兵於境上伺瓊過亦殺之而盡取其貲已延光謀反事覺懼誅挈帑歸河陽其仇楊光遠聞之邀以兵推延光墮水歿而復盡取其貲光遠亦復不免時有李彥珣者爲延光步軍都監楊光遠知彥珣有母在邢州密遣人之邢取其母示城下以招彥珣珣望見手射母殺之晉高祖釋不問拜刺史

安重榮

重榮既貴頗僭侈以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嘗以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歿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歿吾何忍獨生遂併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必敗

石敬瑭起太原使人招重榮其母與兄不許榮曰吾卜之爲立一箭百步而祝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祝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卒驗後重榮謀反其母又不許重榮曰卜之指堂下旛竿龍口仰祝曰吾有天下者射中之一發中母乃許卒見殺榮之敗也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也

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傍詬夫面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安從進

安重榮反晉高祖將幸鄴以鄭王重貴畱守京師時從進與重榮相結宰相和凝進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先人者奪

言史傳綱 卷四十六 十一  
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以授鄭王有急卽命將往  
已高祖出從進果遂反鄭王以空名勅立授李建崇  
郭金海等往討從進兵纔至河陽而建崇等兵已至  
出不意大駭尋大敗自焚歿

### 楊光遠

唐末帝時石晉以契丹入寇楊光遠退守晉安寨契  
丹圍之數月食盡殺馬食馬盡出降耶律德光見之  
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德不知爲誚也猶作謙語德  
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光遠覺  
乃大慙德光問曰懼否曰懼甚曰何懼曰懼皇帝將  
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  
之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  
皇帝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  
錢祭天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  
見殺光遠旣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爲語曰自古豈  
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

### 杜重威

出帝旣與契丹絕命重威爲大將將兵拒契丹重威  
有異志已陰獻款契丹契丹許爲中國帝遂伏甲召

諸將入語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既降乃皆聽命時軍士猶未知也降表出令軍士陣柵外軍士猶以爲決戰及告以故令解甲乃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令衣以示諸軍已契丹據京師率京師錢帛犒士將士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曰臣以十萬衆先降乃不得免率耶契丹笑而免之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

李守貞

守貞嘗爲都監晉兵故驕而守貞又不閑紀律師行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叅圍一空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有犒勞曰卸甲錢一出入費不下三十萬晉室由此重困

守貞旣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爲譏已覘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困踰年守貞食盡遂敗

張彥澤

彥澤嘗與契丹戰陽城會天大風虜順風揚塵奮擊

甚銳軍中懼請俟風回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畱謂彥澤曰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破之必也彥澤卽直前決戰契丹爲奔北二十里

趙思綰

李守貞反思綰陰送款於貞郭威討之綰城中食盡殺人以食每犒賞必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綰必取人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已被禽問曰何以行刑曰立釘也綰厲聲曰爲我告郭公釘磔之醜壯夫所恥於是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

彥超多知好聚斂隱帝時鎮兗嘗置庫質錢一姦民屢爲僞銀以質久之主吏覺彥超陰令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超卽榜使民各自占所質以償於是民爭來言遂得質僞銀者超不罪第置之深室使日夜爲之皆鐵胎而包以銀號鐵胎銀超後反周兵圍城超諭衆曰吾銀數千錠當悉出犒士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咸不爲用超自殺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

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畱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污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於朝詔答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馮道

梁晉之夾湖而軍也道時從晉王掌書記居惟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芻得俸祿悉推給親故與僕厮同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則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居父喪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每夜往潛代其耕其人愧來謝道亦殊不以爲德也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於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

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旻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



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旻竟敗旻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道視喪君亡國全不以屑意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敘已事累朝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卒年七十三時謂與孔子同壽

李琪

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不復講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爲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自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

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以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反有仗其後習久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亦謂之入閣是時雖復而有司不能講究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初在唐舉進士博學宏詞科已歷事梁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琪兄瑊事梁爲左諫議太祖溫幸河北至內黃顧瑊

曰何謂內黃瑊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溫曰外黃下黃何在瑊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畱溫平生不好儒自此聞瑊語乃大喜

鄭珏

珏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李愚

梁末帝時衡王友諒帝兄也大臣李振等皆拜之愚獨長揖帝以責愚愚對曰陛下以家人見則拜禮也臣於王無私豈宜妄有所屈入唐從郭崇韜入蜀軍行至寶鷄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畱愚厲聲曰大軍涉險人心易搖陳乂知難則止正宜斬乂以殉由是軍中無敢言畱者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居延賓館有疾明宗遣宦人視之見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爲賜供帳物然性多迂執時目爲粥飯僧

盧文紀

唐廢帝時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旦以筯挾之得文紀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廢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吾至此紀惶恐謝

馬胤孫

廢帝時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當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胤孫學韓愈多斥浮屠氏說及罷歸反學佛撰法喜集佛

國記行於世人誚之曰公慕韓愈常誦傅奕之論而今爾爾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胤孫漫應曰烏知非佛佞我時人傳以爲笑胤孫沒其家婢有能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相在位無所發明旣死而降語其家胤孫復然時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劉岳

岳名家子工文詞善談議唐明宗時文武官告身皆令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惟品高者則賜之貧士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自是因以爲常卑官遂無給告身者岳上言其非體由是百官皆得給告身自岳始也時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質野每旦行入朝必數反顧其後兵部侍郎任贊問岳曰道每反顧何故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岳蓋以爲誚云

李稅

稅事晉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故事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稅引據爭之翰不悅稅專文學而不諳世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果不能舉職時進士孔英者素無行爲時共擯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嚴尊而言簡但謂曰孔英來矣稅不解其意謂翰

以孔英見屬乃擢英及第物議遂大訾之卽罷學士

李憚

憚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憚作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爲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衆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



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歿吾恨未得歿所寧惜歿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唐天成中凝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喧嘩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必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獨撤棘開門而士肅然無譁者所取盡一時之秀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質後位宰相與凝同

呂琦

琦在唐廢帝時爲端明殿學士時契丹不靖琦與同官李崧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議和親而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大非之爲誦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刺帝大怒失策崧時惶恐拜謝琦以足力乏不能拜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力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乃解令勿拜爲賜酒一卮而遣之

何澤

澤舉進士嘗爲洛陽令莊宗好畋數踐民田澤一日伺駕出潛伏草間莊宗馬至輒出叩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今田將熟又恣畋遊以害稼民何繇給賦稅陛下不聽臣臣請賜歿於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止獵然澤外雖勁直而內實佞巧每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畱以笏叩額北望呼曰明主明主聞者哂之

李崧

莊宗時魏王繼岌以劉皇后密旨殺郭崇韜於蜀人情大擾崧入見曰王何作此危事卽不能容至洛誅之未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

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夜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矯以黃紙作詔而倒用都統印及旦出以諭諸軍人心乃定

明宗晚年春秋高秦王從榮不法石敬瑭懼禍及求出外藩會契丹入寇朝議遣將敬瑭欲得之而宰相議不決崧獨進曰太原國之北門非重臣不可石敬瑭其人也議遂定敬瑭深德之已陰遣人謝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崧終始已事也已晉建國崧遂相晉亡崧第爲蘇逢吉所據崧所埋金寶逢吉盡取之而併族其家

李鱗

鱗不學無術自以宗室妄希大用馮道等心惡之坐他事貶外鱗故與廢帝善廢帝立鱗喜謂必相已因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新天子卽位吾將用矣因就從誨求寶入獻從誨與之馬紅裝拂二猓然皮一已相者姚顛盧文紀也大慙初李愚自太常卿入相而文紀代之及是文紀相鱗乃求爲太常卿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

賈緯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

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已事晉與修唐書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修晉漢實錄初彙維  
翰爲相常惡緯薄之故緯爲翰傳言翰歿有銀八千  
鈺學士徐台符駁之緯乃更八千爲數千是時宰相  
王峻監修國史見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朝士使其  
子孫何以仕進尋坐貶

張允

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畧云假有  
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  
所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  
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爲  
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  
喜人爲惡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  
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授僞命者  
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松以  
手撫其胷爲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  
書令也聞者傳笑



裴皞

皞以文學著立朝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時所放士也已胤孫知貢舉引所放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傳為佳事云維翰既相嘗過皞皞不迎亦不送人怪之皞曰吾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識者服之

王仁裕

仁裕少時嘗夢剖其腸胃滌以西江之水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文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集為百卷號西江集與和凝並以文學知名皆知貢舉凝得范質裕得王溥質溥後皆為宰相稱得人裕在晉高祖時適聞黃鐘謂有爭者起禁中頃之兩校鬪龍昇門外聲徹大內人以為神

王延

延嘗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時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一日謂延曰貢舉當求實效無取虛聲昔有越人善汨生子方醉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汨子必能之取士以虛聲即此類也延退而笑曰盧公言為崔協耳恨其

父乃併及其子耶明年選舉頡頏擢甲科人服其公  
馬重績

重績精數術通曆學唐莊宗每用兵必問之言無不  
中石敬瑭拒命廢帝兵圍太原勢甚急命重績筮之  
遇同人曰此天火之象乾徙而離明徙者君德也明  
者南面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人所同也必有同  
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  
方也同我者其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十月之交乎是年契丹助晉擊唐晉遂有天下  
考

司天

五月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  
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  
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蓋唐  
建中時術者曹士為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  
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  
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曆纔行  
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卒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  
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  
又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



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  
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  
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自周世宗卽位外伐僭叛內  
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  
餘朴奏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  
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以爲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從  
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史臣曰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  
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不足爲法予嘗問於著  
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  
大備義叟好學博覽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  
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  
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  
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  
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  
衰殺之漸以審朧胸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  
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  
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  
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

之中畧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  
順伏畱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  
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義叟之  
言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畧其日月  
五星之變大者歷歷具載乃至氣祲之象出沒銷散  
不常如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  
中常七八其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  
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  
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

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吳火出楊林江水  
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難悉書矣

### 職方

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  
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  
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  
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  
光破蜀巴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  
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併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世家

吳

楊行密起自羣盜復應募戍朔方滿戍還軍去惡之復遣出戍密將出軍吏陽爲好言問行何所欲密對曰他無所欲惟欲得公頭耳卽斬其首携之出遂起兵倡亂卒爲吳王然雅得士心嘗使從者張洪負劔洪拔劔擊密不中洪歿卽用洪所善陳紹負劔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密戒左右勿追曰信非負我者醉而去醒必自歸明日果自歸行密三傳

而禪徐知誥吳遂滅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明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即出嫁朱夫人而執斬仁義行密時徐溫專政溫詐而多疑其將劉信多戰功溫入讒疑信反信一日因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博信

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如背吳骰子惡彩苟無二心幸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飲以卮酒然終疑之

南唐

唐主李昇即徐知誥也知誥本徐溫養子既篡吳復姓李自謂唐憲宗五世孫遂改國號曰唐是時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詔皆表其閭復其徭役最著者江州陳氏舉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家有犬百餘亦共食一牢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昇子景

景在位時有神降羅縣民家能言人禍福張遇賢者  
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畱事我是時嶺南羣盜千  
餘未有所統來問神孰可主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  
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因問神所向神曰當過嶺取  
虔州遂襲據南康遇賢軍於白雲洞號召幾十餘萬  
連陷諸縣景詔邊鎬討之遇賢以問神神不復語羣  
盜懼遂執遇賢以降

周師南下景遣學士李德明等奉表稱臣求割地罷  
兵德明還世宗賜景書曰自有唐失馭天步方艱六  
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

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庶用  
命若不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  
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啓奉周古也雖  
然今則無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誠必  
不迫人於險景得書不悅

周兵南下景旣失滁和等八州地又獻廬舒等四州  
乃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先是昇之世馮延  
魯等皆出入東宮尚書常夢錫屢言其不可用及景  
立而延魯等遂用事國日益削時皆謂周爲大朝夢

言身中... 卷四十六  
錫大笑曰君等平日每許致君堯舜今乃自爲小朝  
耶延景等無以應景子煜

煜旣嗣位擬相韓熙載時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  
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爲左授庶子分司南  
都熙載聞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畱之復其位而  
諸妓輒稍稍還煜聞曰吾無如之何矣未幾熙載卒  
初熙載與李穀善其往奔吳也穀送至正陽酒酣臨  
熙載謂穀曰若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中原若相我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周師南  
又將直取淮南而熙載絕無建明云

宋旣受命王師克金陵俘煜國亡初王師之將出也  
煜遣其臣徐鉉朝京師鉉故江南名臣其來也欲以  
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思慮籌畫應對之語甚辯及  
將入見大臣亦言鉉博學有材宜有以待之太祖笑  
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仰而奏曰李煜無罪  
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召之升使畢其說鉉娓娓數百  
言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之事父奈何見伐太祖謂曰  
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語塞而退

前蜀

蜀自王建僭號再傳爲衍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



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爲醉粧國中人皆效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僊也自作甘州曲述其僊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用爲僂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後蜀

王衍旣亡孟知祥竊據成都尋僭號再傳爲昶昶幸周漢之際中國多故君臣務爲淫侈下至溺器亦以七寶裝之宋師入昶歸朝國亡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爲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

言身性純 卷四十六 三十一  
爲遂不食歿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爲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母竟歿

南漢

劉龔竊據南海僭大號性聰辨嗜殺爲刀鋸支解劊剔之刑每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取南海珍寶造爲玉堂珠殿每嶺北商賈至南海則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龔音儼龔三傳爲銀銀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自言玉皇降身銀於內殿設帷帳陳寶

貝迎之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胡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胡子皆以爲符瑞國尋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

楚

楚自馬殷受冊唐明宗始稱王子希聲繼之希聲故駭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殷葬希聲入臨頓食鷄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嘲之

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弟希範  
希範嘗奉父命入貢於唐莊宗見之問洞庭廣狹希  
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時嘉其敏辯已襲位頗  
事驕奢嘗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  
一龍也再傳國滅

周行逢者武陵農家子事楚累官節度嗜殺無厭將  
吏有過無大小皆殺之夫人嚴氏諫不聽嚴懼不克  
終乃給往村中課農至則營居老焉歲時但衣青裾  
督佃戶入租稅行逢往勞之曰吾貴矣何自苦令羣  
妾擁升肩輿強之歸卒不許問其故曰公用法太嚴  
失人心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歟耳逢爲之少損

吳越

豫章有術者望斗牛間餘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  
人時縣錄事鍾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  
當有貴人而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  
也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諸賢豪令徧視皆不足當  
一日術者過起家適錢鏐自外至術者望見大驚曰  
此真其人矣鏐時正無賴起方禁其子與遊因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熟視顧謂起曰君貴因此人

言吳州紀 卷四十六 三四  
復謂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訣曰吾求其人非有所欲也直質吾術耳明日術者去起自是乃縱其子與游時貸其乏鏐竟王吳越

鏐既王改其故所居廣義鄉爲衣錦鄉營曰衣錦營後又升其營爲衣錦城又升爲衣錦軍名石鑑山曰衣錦山嘗遊衣錦城宴其故時父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鏐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初梁太祖溫嘗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鏐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遂受之已遣吏進奏於梁梁祖問吏曰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真英雄也因賜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鏐子元瓘

元瓘初爲質於田頔頔叛吳楊行密會吳越兵討之頔每戰敗卽欲殺瓘頔母嘗蔽護之後頔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決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得免已歸國鏐病臥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曰元瓘數從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瓘於是鏐乃出筮鑰數筮召瓘授之

曰諸將許爾矣瓘遂立瓘善爲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大懼因病狂尋卒

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筭之餘卽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怒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閩

閩自王審知事唐拜武威軍節度審知卒子延翰嗣一日緡司馬遷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視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稱王時審知次子鱗與兄延稟謀殺翰延稟審知養子也鱗旣立延稟還建州鱗餞於郊延稟謂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未幾稟攻鱗鱗遣將王仁達先以計殺其子繼雄尋執稟鱗謂延稟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語塞遂殺之鱗三傳國滅

南平

高季興初王渤海唐莊宗入洛諸將皆勸入朝梁震

獨不可季興不聽朝洛陽莊宗果欲畱之以郭崇韜  
諫得遣歸國既歸謂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虎口因  
曰此行有二失入朝一失也放還亦一失且主上百  
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自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  
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於遊畋吾無慮矣未  
幾莊宗難作季興子從誨始封南平王再傳國滅

### 東漢

劉旻漢祖智遠母弟也隱帝遇弒郭威且自立而漢  
大臣莫有推尊者乃佯白太后請迎旻子贇爲漢嗣  
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旻獨喜威少賤時黥其頸爲飛  
雀形世謂之郭雀兒其迎贇也懼旻疑已因自指其  
頸示旻曰自古決無雕青天子幸毋我疑旻遂信已  
竟殺贇而自立

周世宗高平之戰旻先勝後乃大敗獨乘契丹所贈  
黃驪間道馳歸得免因爲黃驪治廐飾以金銀食以  
三品料號爲自在將軍是役也世宗以先敗故斬其  
愛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旻再傳繼恩繼元  
附錄

### 契丹

石敬瑭之乞師契丹也與德光約爲父子德光兵入

言史抄卷四十一  
三十一  
既以張敬達因謂敬塘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  
遂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  
咨爾子晉王子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既冊謂敬塘  
曰大事已定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  
入洛而後北去已臨訣執手歔歔脫白貂裘以衣之  
戒子子孫毋相忘

敬塘既帝歲遣聘問所輸金帛寶玉及中國飲食諸  
物使者相望於道德光與約更表爲書勿稱臣但稱  
兒皇帝如家人禮及出帝卽位不先告德光大怒遂  
與晉絕分兵南下千里之內焚剽殆盡見大桑木罵  
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豈容汝活亦束以薪而焚  
之已帝與太后上書引罪德光手詔曰孫兒但勿憂  
管取一喫飯處遷之黃龍府

德光既滅晉北歸道出湯陰登愁歎岡謂宣徽使高  
勳曰吾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  
快若得復吾本土歿無恨勳退曰虜將歿矣行至樂  
城得疾卒於殺胡林契丹人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  
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

德光歿兀欲嗣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常奔於  
唐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

言史懷新 卷四十六 三  
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  
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  
歿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爲寡婦矣汝  
輩豈宜有夫遂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  
思溫以材勇爲保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  
山墓所思溫不肯行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  
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  
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  
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邵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  
嶺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  
嶠曰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  
往絕而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淀地氣最溫  
人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  
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二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  
似翠可愛又十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  
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



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覆棚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至裏潭始見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卽飽自是入大山行三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爲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始開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祕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爲女真善射常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爲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嘗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爲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又北爲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爲犬嗥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嘗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每走十餘里遺一筋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疋遣十人齋乾餒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

北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  
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時向陽  
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後爲契丹所併

于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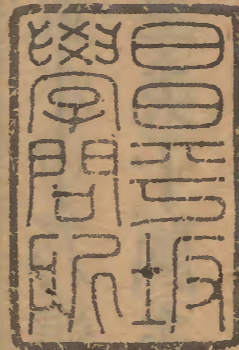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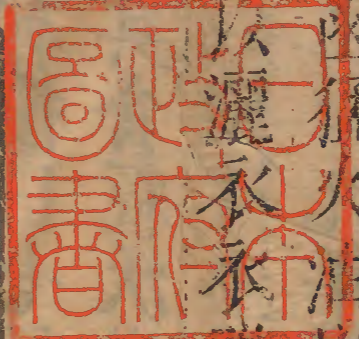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晦冊于闐國王李聖天  
爲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爲記  
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  
美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卽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醜磧其地無  
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檉

置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師九千五百  
里矣于闐主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  
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  
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  
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  
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二千里曰玉州漢張  
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此分  
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  
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  
撈玉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

玉印降魔蒜等物

占城

占城在西南海上周顯德中國王遣使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



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雖敝而香不滅

文化丙寅

